理學宗傳

有志禮樂便是天下爲東何之[illegible]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杭世拯
　　　　　　　　　　　王餘佑　仝編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附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爲銅川令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

顧云千古[illegible]在

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皆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

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

恭將興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閽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

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

七日而終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于孫當遇王者得中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爾並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

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如之及唐定天下太宗以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皆慙懼再拜而出房謂徵曰　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遂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

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一卷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少者溫溫然如有就其與人言應而不倡倡必有大端常居洪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命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雞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銅川府君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

嘗埜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器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目不交睫者三月居家雖孩孺必敬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公宴賓無二饌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公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吾從古公祭則或勞之曰庶人之職也黍稷登場歲不迴數不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用也成禮而止嘗自言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

廣求故足不難學故明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論禮論樂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以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中說

子謂房　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足破千古之疑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荅旣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所以不與[illegible]樂

為美也

賈璵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璵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房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　齡曰如王何子曰迺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
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
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
則一而述作大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
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修仲尼之業者吾不得
而讓也

賈琝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琝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鎭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

璘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爲有不善爭改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惱尚怒小人哉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
莫大於不知恥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
去媒讒佞遠矣

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
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衒若愚似鄙今人爲恥我則不恥也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賊也纖悋者義之蠹也

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

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譏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

棄德背義而惡人之不已親奸疑尚詐而患人之不

已信難矣哉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其道甚淵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

筋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

道亦職不可側於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予曰予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吾于州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觀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

元經始於晉終於陳父作之子繼之

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詞之退藏於密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明神器之有歸

房　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

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陽明王子傳習錄云徐愛問文中子答曰賢儒也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則意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又曰天下之不治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使道恒明於天下雖六經猶不必刪述刪述非孔子得已也只如伏羲畫卦至文周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已紛紛藉藉不知其幾而易大亂孔子憂之因

取文周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而天下之言易者如一今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漢儒附會非孔子之舊至春秋雖稱孔子之作其實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例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自秦漢來文又日盛欲盡去之有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他說亦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也

程子謂仲淹隱德君子想謂仲淹太平十二策是隱者所爲耶因脩無可行道之機故隱居教授以洙泗之事爲事粹然無復可議者而後之學者獨指其擬經之失程子以爲擬經之類皆非其作不識又何從得辨其非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後人添入就中論世變因華處極爲條理通陽明乃取其擬經近又有謂秦火之後另爲字術學脈已中絕矣不知何故而隋有王仲淹氏無乃天地之寄不能盡藏而時有所寄耶惜乎無有能繼之者又中絕以至於宋而周元公出焉元公之學固的有

所自矣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文中子稱之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又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温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爲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未達退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嘗問古者明而不觀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有周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傷者焉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嘗

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違姑慮而行之爾無害美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

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膚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弱冠始矣師玄

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白首北面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

在年道不在位其沒也文中子哭之驗門之外拜而

孔門之顏子乎

可方子路

受邪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沒明王雖興無與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元又問過而能喜

薛收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內史以非辜被戮收逝於首陽山旣免喪服不除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訓收美援小人遠而不疏近

牧其實學
有體有用

而不抑頹如也開三才之與逖而學易曰乃今知天道修而天地之理得矣開六經之吉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則聖人窮而褒貶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斯文不喪也旁

齡曰道之不行久矣夫子何嘗營焉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修之身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然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

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齡謝之唐初興收諸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參軍時軍務方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構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墻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封汾陰男嘗上書諫畋游王喜賜金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者相望衆哭之慟贈帛三百疋既即位

詞　敕曰令收在當以中書舍處之惜夫

仇璋字伯成爲龍門縣吏予之鄉城自龍門先濟賈瓊程元後璋止而問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極旋而不懼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豈其人乎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聞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

弟子從師

七無三有
想見其人

不往哉遂拾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蓄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之力也

姚義太山人篤信好甚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窶房

齡曰盍請乎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搶讓也況爲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易退子謂義能變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問孔庭之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問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六經類條
盡矣

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
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慢矣約之以禮
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
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
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
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
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
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

濟乎近然後行乎遠宜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
矣婁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也出子曰賢哉敬也
以禮樂爲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婁敬曰諸生何樂賈
瓊曰樂聞君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婁敬曰樂逆善人子曰多賢不
亦樂乎

董薛諸君皆文中子門下錚錚之士也其所蘊蓄
不在皆有聖人一體者之後文中子之賢益見郎
房杜李魏亦非等閒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廿四

容城孫奇逢纂

門人 劉鴻隸 錢佳選 仝編

唐儒考

韓子 門人李翱趙德附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

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去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佛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羣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信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

促言何乖剌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佛氏愈致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

日水盡涸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悉計傭所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

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授指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奥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効之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李翺

邃德學有所窺附於後

帝王平治天下全准人倫日用上綱紛位盡如常倫常道事物便不底世界此律手展道大頭開淵論平實諸令二氏無失類處末擺乾以是傳之夜乎以兹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併二氏一股高識剔論迥乎不可及也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耳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

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鉏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禮則之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　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

易明其爲教易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之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

來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德序其文錄曰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
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
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
以是光于今大于後
金石燋爍斯文燦然

明道先生曰退之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
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

更能斷得
如此分明
歐陽永叔記韓文後云孔孟遑遑於一時而師法
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
施于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
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蘇子瞻潮州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
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顧涇陽曰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關
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
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詞能使人
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
九淵能使人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爲吾聖人
而上之然者即欲關他向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

習方纔無辭以解曰既了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理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斷微打成兩截矣即曰曰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破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都是自家道秉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透不免走入他閫了中矣如何闢他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有之日體則寂無朕兆所謂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謂易別予闡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泥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乎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

或問余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所謂

以是者何物也曰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孟子所謂湯亦曰執中文王之以服事殷武王之觀政於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有一不從中出者哉而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曰聖之時時者中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辭受取予一歸于是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者中也自軻之後以至韓子中難言矣曰不得其傳知言哉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怠翺疏納忠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必訪之于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質之

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爲狀者類皆故吏門生不
過欲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
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直指事實明載功狀則賢
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
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勿擊朱泚足以爲
忠無爲浮稱不者救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
牒史館然後定諡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翱性剛
直論議無回避嘗入中書面數相逢吉之過退移病
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逋亡

截路榷豪市田宅予之直攤其賦婁戶歲仍輸如常翺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舉諫大夫栢耆宜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侍郎檢校戶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翺性雅好古爲文尚氣質好推轂賢士韓愈嘗與翺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翺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不然則不能翺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

惟其賢乃則發之

位道不行忍恥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翱獨求端于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吳郡陸修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人復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矣翱又以爲生民之大法莫大于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嘗言曰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復性書

聖人欲無[illegible]情順爲物而無情常人皆無生交相攻長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所貴乎復之也堯舜性之不待復湯武身之皆復之之功也孔子不待復顏曾思孟皆復之之人也下此雖皆矣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

習之延于復盛性致曲之忘而物有其言爲復性書三篇有守先得後之動其謂豈餘言也

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無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能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

非淵之深情之動非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先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將天且弗違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
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
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
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
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

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弗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

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
一雨之所齊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
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
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其
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
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
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

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行文章章句威儀考擊之術相師爲性命之源則吾亦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從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十年矣與人言之陸修曰予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由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講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

此篇乃從性功夫來情炎情清而復渾眞到不復渾處而性如復矣

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嗚呼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乃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離於靜也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

曰不思不慮之將物至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其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知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情也情之相止將有極乎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見不聞則非人也視聽之昭昭不起於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爲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也曰

物者物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知其心昭昭辨焉而不應于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何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謂道何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也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之教也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夫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愼

其獨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昔之注中庸與生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也曰如子之言修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于是顚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聖矣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慾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與邪也無因而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何自生伊尹曰

全為惟篇忽忽不舉求所以復性究竟遂禽獸不遠

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後爲嗜欲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生也雖襲百年若雷電

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回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況于萬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于道德猶懼其未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亦獨何哉

唐文原道與復性書三篇是撥有題曰大文字而原道論人雖取之猶嘗其不醇至復性書罕及焉歐陽文忠亦謂此中庸之義疏備智者識其性當復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愚謂翺之時諸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爲歸且當少時眞切爲性命之憂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哉

文公爲潮州刺史潮人未知學乃與士於學牒諸縣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
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
間不聞有進士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吏
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
不勸此其所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
有餘戶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勸里
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之恥也秀才趙德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之且排
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

官專兗州學以育生徒興愷悌之風判史已出俸百十爲聚本收其贏爲學生廚饌而瀏文學始於此

唐自中葉老佛顯行儒道淪未濫竽顯仕稱儒者類相助爲怪神文公毅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乎四海之惑屢踣後振嘗恨當時無羽翼之者讀兩史學校志得龍秀才一人能排異端宗孔氏便可爲同心之人矣後貞元間常袞以故相出爲福建觀察使閩越尚未有學乃設鄉校興學者未幾翕然化之故瀏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昌黎興學始嗣是而後天下幾于聲偶爲祿利資視梁昭明所撰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壞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韓子之功也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終